

当心,可别让你妈知道

□小梅

父亲的口头禅是：“当心，可别让你妈知道。”

母亲8岁的时候就被姥爷许配给了父亲。那时爷爷有90亩麦田，经常接济姥爷一家。后来，爷爷家家产全被没收，姥爷家却是如日中天，在天津开着很大的编筐铺，但姥爷还是坚持将如花似玉的母亲嫁给了父亲，母亲当时哭得昏天黑地。家境贫寒的父亲用自己一生的柔情抚摸着母亲，同时也用母亲意想不到的方式赢得了村里老少，包括姥爷一家人的看重，而且，有些事情是母亲一直不知道的。

父亲在姥爷家的编筐铺里干活，得知二叔因为一辆自行车和对象闹分手，他连夜从唐山买来一辆自行车送到二叔家。父亲没敢回家，当晚就返回了天津。当时我的两个哥哥也到了结婚的年纪，自行车是罕见的聘礼，父亲怕母亲知道了会生气。

给父亲办丧事时，二叔的两个儿子协助哥哥精心操办，不管白天黑夜，一直守在父亲的灵柩前。

当年流行大镜子，挂在柜子正上方的墙壁上，镜子上或是画着飞鸟，或是写着毛主席诗词，镜子的3个边缘都有花鸟或文字，松竹梅兰居多，很是好看。墙上挂上那样一面镜子，是我们全家人的期待。

后来，父亲带上一年的攒下的钱到唐山买大镜子。当时，他到二姨所在的村子等火车，临上车时二姨委婉地说她也想要一面。父亲便用仅有的60元钱背回了两面镜子，其中一面直接挂到了二姨家的墙壁上。当然，他没有让母亲知道。因为在母亲的心里，二姨家过剩的日子也比我家强，我们凭什么帮他们？

那一年，二舅病得很重，住进了医院。二姨夫刚刚去世，二姨不好意思向儿子们开口要钱。她很着急，因为她也想去看看二舅。父亲偷偷拿出200元钱送二姨去火



站，当然，他也没有让母亲知道。因为母亲总说：“你二姨的儿子都是大款，钱花不完。”

父亲去世后，二姨经常到坟前，跟父亲说话。她说：“知道你爸葬在这里，来看看他，就不再寂寞。经常跟他说话，挺好。”说着说着，二姨哭了，母亲说，二舅去世的时候，都没见她这么难过。

父亲到我家来看我，听说和我家有过节儿的姑姑也搬到县城住了，他嘱咐我：“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不要像你妈那样记仇。当年的事你妈也有错，你妈也有错，一个巴掌拍不响。”他让我买了烧鸡和西瓜去看望姑姑。当然，他仍然没有让母亲知道。因为母亲曾说过“只要是我生的孩子，就绝不能去看姑姑”。

父亲去世时，姑姑家的表弟、表妹都来了，表弟跪地的一声哀呼“大舅”，是母亲怎么也意想不到的。

每当家里只剩下我和母亲，她就不厌其烦地讲父亲生前对她的好。父亲对母亲的呵护像电影一样刻进了我的脑子，我望着头发灰白的母亲，想说，父亲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爱，正是这些特殊的爱使我们几个孩子继承了母亲的刚强和勤勉，也继承了父亲的仁厚和宽容。

每每听母亲唠叨说“我可没有你那么窝囊，你爸一辈子都听我的”时，我就很想辩解一句：“有时爸爸也不是什么都听你的。”但未曾开口就抿紧了嘴唇，就让母亲在父亲不在的日子里继续着自己的骄傲吧，那些母亲所不知道的爱，才是父亲此生通过别人传递给母亲的独特的爱，它们丰富了爱的内涵。正是这份爱让我们几个儿女深深地为拥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

不能再说了，因为耳边仿佛听到了父亲的叮嘱：“当心，可别让你妈知道。”

真正的爱不是如履薄冰

□王芒

妻子的一个闺蜜，正在恋爱中。一次，她向我妻子“炫耀”她爱的成果。她说，她的男友如有一句话无意中冒犯了她，便会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向她千般道歉、万般求她的原谅。

坐在一旁的我，听了后，不由插话道：“如果我们因一句话冒犯了父母，我们会放在心上吗？不会！因为我们心里十分清楚，父母决不会因我们一句冒犯的话而不爱我们，而放弃对我们的爱。”

爱，如果爱得小心翼翼，爱得担惊受怕，那么，只能说明，那爱是不牢靠的，是风雨飘摇的。

真正的爱，从不用担心失去，从不用担心因担心失去而爱得如履薄冰。

家幽默

买礼物

一位顾客正在一家百货公司购物。他走到一名女营业员面前，问道：“小姐，我想给我弟弟买一份生日礼物。可他什么都不缺。买什么送给他比较合适呢？你有什么好的提议吗？”

那名女营业员提议道：“我的电话号码给他如何？”

悲哀的预言

去年情人节，4个光棍一起吃火锅。我信誓旦旦地说：“明年我要脱离你们！”

结果我做到了，现在只剩我一个光棍了！

考试

高中考物理的时候，大家都在认真答卷，万籁俱寂。这时候教室的角落里传出个女生低低的声音：“喂，一千克是多少克呀？”全班顷刻笑翻。（广日）

小说连载

曾少年

(20)

■文/九夜茴

辛原哥开始用电脑改变他的世界

我没记错的话，就是从那个秋天开始，我们胡同里的灰墙上开始写上大大的“拆”字。

灯花胡同是明代就有的老胡同了，老旧小区改造刚开始，因为危房众多，灯花胡同就被划了进去。

最初我们只是觉得好玩，可慢慢地，胡同里的小伙伴有人搬走了，有人转学了，本来放学排队路队就可以一起走回家的同学少了好几个。我们常去的吴大小姐家的院子被拆了，那一树西府海棠被砍掉，葡萄架子拆散，石桌和藤椅都没了踪影。然后是将军爷爷家。在秋风瑟瑟的时候，“报告”“请进”的声音飘荡在北京上空，随着落叶，落满一地回忆。

再然后辛原哥他们家就要搬走了，我还不懂怎么回事，跟着小船哥一起到他们家道别。辛原哥给我们四个一人买了一根碳烧奶的冰棍吃，我们坐在他的钢丝床上，看着他收拾自己的东西。

秦川手不老实，拿着辛原哥的东西翻来翻去地看，在床头那边，放着一摞黑色的塑料薄片，秦川拎起来问：“辛原哥，这是什么？”

“是磁盘。”“磁盘是什么？”秦川依然不明所以。

“是计算机储存数据的东西。”“怎么存储呢？”小船哥接话。

“就是把电脑里的数据资料拷贝到这里面来。”“拷贝是什么？”秦川茫然地继续问。

辛原哥笑了笑，答：“就是复制。从电脑复制到这里面来。”

“它装得下吗？”我惊奇地看着那个磁盘。

“当然，它能存储很多数据。”“它好厉害呀！”我感叹。

“它只是个存储工具，没有计算机厉害。”辛原哥指了指身后的电脑。

“计算机怎么厉害呢？能做算术吗？”“可不止算术，计算机能编程序，通过这些程序我们就可以传输信息，图片甚至是声音、动画都可以通过计算机连接的internet网络进行传

输，甚至远在美国的人们都能和我们互相联系。告诉你们，早晚有一天，计算机能改变世界。”

辛原哥说起这些，眼睛闪闪发光，而我们大眼瞪小眼，谁也没弄明白计算机到底是做什么的。

辛原哥搬走后，院子里就开始躁动起来。那年区里组织了少年儿童文化艺术节，灯花小学要排演儿童剧《白雪公主》，小船哥模样清秀，又是大队委，自然而然被选作演王子，而秦茜虽然功课不行，但是全校女生里数她最漂亮，于是就被选定演公主。秦川也因为个子猛长，被安排演出大树甲，只有我一份儿都没有，连七个小矮人都轮不上。

其实我自认为自己还是挺会表演的，平时我们胡同的女孩经常凑在一起玩过家家似的游戏。播完《新白娘子传奇》的时候，我们都把妈妈的丝巾拿出来，绑在身上做裙子、做披风，我还特别设计了一种古装发型，把纱巾绑在头发上，再用发卡固定住，在当时也算我们胡同的fashion queen了。

不过很可惜，我们学校的老师没有发现这一点。

胡同里有好几个孩子参演了《白雪公主》，这对大家来说是一件顶顶好玩的事。而且这很光荣，按老师的话说，他们是有任务的人，“任务”对那时的我们来说是个伟大的词汇。于是除了在学校里老师带着他们一起排练，回到家里他们还会约好吃完晚饭在西大院集合，继续排练。我本来最喜爱的初秋傍晚，那些皮筋、沙包、毽子、蟋蟀、知了猴、拔根、糖炒栗子、油炒面，统统变成了我根本无法参与的儿童剧。

可我又舍不得不跟着，虽然只能眼巴巴地坐在一旁的小马扎上看他们说平时完全不同的各种稀奇古怪的话，但是我还是愿意去，起码当看见小船哥救起秦茜的时候，我还能幻想下那个公主是我。

也许是因为我太虔诚，机会就真的来了。
下期关注：我再也拉不到小船哥的手了

纪实连载

老洋人张庆

(30)

■文/潘运明

樊钟秀临危受命

早在豫西大围剿开始时，招抚问题只是作为剿匪计划的一项，一种备用的方案而已。那是剿匪的失败，是军人的耻辱。

可现实是多变而残酷的，更是谁也把握不了的，往往期望值越高，失望率也越大。战争的进展与吴佩孚、靳云鹏的想法恰恰相悖。两个多月的时间转瞬即逝，数十万元的军费打了水漂，数十万斤的粮响儿近耗尽。

恰在这时，报纸媒体大肆炒作，说传言外国已派出军队，不日将赴中国豫西协助剿匪，观察团从北平启程正在路上行进等等。释放外国人质的呼声再一次席卷而来，铺天盖地，外交部在强大的压力下，只得承诺，务必于阴历年前，肃清匪将，洋票全部得到释放。吴佩孚处于四面楚歌的困境里，几乎难以招架，俨然成了国之罪人。在这种无助的境况里，他不得不痛下决心，抛弃围剿的一贯手段，把招抚作为事关全局、起死回生的唯一法宝，祭起使用。为了既不失面子，又尽快把招抚计划付诸实施，在他不便面面的情况下，只好在后台操纵，像玩提线木偶一样让靳云鹏在台上表演。

就如何选派得力人员，吴佩孚经过了深思熟虑，无论怎样都没想出合适的人选。靳云鹏想到了一个比较恰当的人，他向吴佩孚提议道：“玉帅，我想到了樊老二、樊钟秀，不知可否中意。”

“他？年纪轻轻能担此重任吗？”

“玉帅，樊钟秀的为人我了解，他既是张督的部下团长，又是在陕、豫两省出了名的绿林好汉，不仅讲义气，办事稳妥，而且是豫西宝丰人，与老洋人张庆和任应岐也都熟识，我想派他前去收拾这盘残局，一定会不辱使命，马到成功。”

“好吧，既然是你靳司令推荐的人，我就不作过多考究了，事不宜迟，电令

张福来立刻到洛阳，就如何尽早实施这个计划作进一步商议。”

豫督张福来接到吴佩孚的电文，一刻也没放松从开封赶赴洛阳西工，面见吴佩孚。三人商量了一天一夜，最后决定由张福来坐镇洛阳，出面执行招抚河南自治军这一特殊任务。

张福来遵照吴佩孚的命令，派人把樊钟秀从驻地登封邀请到洛阳巡阅使署会面。

樊钟秀接到张督之令，骑快马风尘仆仆赶到洛阳巡阅使署，受到张福来的欢迎。当天中午，张福来专门设宴招待，在酒席宴上，张福来说：“因事关重大，没有事先告知你一声，咱们弟兄在一起也就不必绕弯子了。吴帅亲自点将，请樊老弟出马，匹马单枪深入龙潭虎穴，说服老洋人匪众归降，释放外国人质，任务重大，关系匪浅，请老弟仔细斟酌，是否敢于应命，能否完成重托，福来愿听老弟高见。”

身材高挑、带着几分书生气的樊钟秀，眉梢轻轻一挑，干脆利落地说：“二位大帅有令，岂敢不尽力效命，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招抚几个草莽小杆，何劳大帅费神。樊某不才，愿意担当此任，以十日为限，请师座静候佳音。”

张福来见樊钟秀慷慨接受，心里既佩服又高兴，他如释重负地拍着樊钟秀的肩膀称赞道：“樊老弟真是英武干练，堪当重任，难得！难得啊！预祝老弟马到成功。”

樊钟秀出身绿林，浑身是胆。本来，他与老洋人张庆就是同乡，又与任应岐交情笃厚，因而只带两名护兵，驱马回到宝丰大营庄村老家，先看望家父及邻里乡亲，之后辗转来到老洋人的河南自治军司令部驻扎地——商酒务。他能说服这些二杆子货归降吗？

下期关注：说服杆众早招抚